

欽定五代史

卷之十
五十一

五代史卷五十一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卽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勲

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
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
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
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
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
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
何能爲也旣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
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
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
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

已崩卽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倔强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

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白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

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欵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欵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拷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

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柰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

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

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
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
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
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
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
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
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
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
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
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

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
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
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
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
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
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
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
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
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

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
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
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
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
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
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
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
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
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
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

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

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

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
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
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
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
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
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
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
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
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
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

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哀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

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

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致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

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

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
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
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
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
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
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
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
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
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
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

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

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

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
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
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
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
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
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
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
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
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
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

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卽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

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
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
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
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
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
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
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
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
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
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

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

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
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
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隋部人也光遠初
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
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
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
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剽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
國通和遣使者求剽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

光遠不可曰剽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邪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剽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靳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

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
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
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
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
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
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
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
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
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
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

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干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

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

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勲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

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勲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瑛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旣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

五代史卷五十一
傳
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
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卷五十一

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上書○丞闕本訛承今改正

安從進傳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

○臣文清按張昭閔帝實錄云帝令從進殺贇與此

小異

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日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

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太風奮擊契丹

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
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歛其民戶口彫弊又懼
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
卽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
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
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
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爨刈
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
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

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
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
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
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
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
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
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
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
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
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

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

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旣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路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

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
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駝茶染木給之軍
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
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
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
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
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
民豢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資日掛
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日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
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

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强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

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

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

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
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
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
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
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
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常會將吏大
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
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
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
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譏式且迫之口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

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

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
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
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
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
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
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
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
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
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

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
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
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
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
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
間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
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
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
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牛虜小
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

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街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劔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詔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

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

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卽刼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刼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

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瘡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乾隆四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一尊

十一

五代史卷五十二

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杜重威傳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燕兵千
五百人一本作燕京兵五百人

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

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贇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同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同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贇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

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
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
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
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
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
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
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
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
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
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

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卽以趙暉
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寶雞爲暉將藥元福
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
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
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從以爲然乃令
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
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
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
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

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卽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白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

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柰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欵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

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

召思縮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縮問曰何以用刑告者
曰立釘也思縮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
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
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
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
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賂法當
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
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
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

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

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

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
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弑于北
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
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
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
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
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
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
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
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洙陽爲周兵

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得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

度斲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
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
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
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
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
兖州當焉彥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
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
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
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
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于市

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監

五代史卷五十三

五代史卷五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

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
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
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
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
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
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
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
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

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床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

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

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半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

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

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
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
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
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
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
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
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
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
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
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諡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旣卒時

五仁身卷五十四
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
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
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臥廬
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
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
數萬珽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
不可動若爲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爲公之後患不
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
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

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卽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爲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卽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

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與蕭頊同爲宰相頊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
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
以故頊言多沮頊嘗倚撫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
改試爲守爲頊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
乃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
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
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
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
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
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

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
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
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
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
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
路人則熒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
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
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
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
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

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

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
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
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
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
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
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
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
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
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
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

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園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珽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旣貴乃刻牙版爲金

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卽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

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洵洵轉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

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爲宜
罷珏在相位旣碌碌無所爲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
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
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
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
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
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
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
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

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
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
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
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
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
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
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
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
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
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

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圖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

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卽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日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

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
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
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
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
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
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
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
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
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
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

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踐
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
踐導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頊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
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
雄頊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
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
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
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卽言頊羅王時書記
乃馳騎召之頊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

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頽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頽權軍府事頽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共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頽屢以法繩之頽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卷五十四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李琪傳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之○議
論一本作誤衝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五十五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暉弟暉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暉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卽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

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
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
王孜帑廩之數幾何孜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
十一廢帝大怒罷孜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
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
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
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
是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
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
爲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

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竝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

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
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
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
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
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
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
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
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

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譴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旣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卽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

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
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
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
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
紀卽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
之爲祕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
節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
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
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
天以筭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少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卽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爲人懦暗少好學學韓
愈爲文章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
爲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
爲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
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
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
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
道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
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

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肩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肩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肩孫卽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肩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

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設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旣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

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旣死而有降語其家盾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憊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

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顛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顛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顛爲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賄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

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
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
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
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
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
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
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旣不給
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
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
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

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
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
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其後李
愚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
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
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
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
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
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
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

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繆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縉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

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編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編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帝其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諡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編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

編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
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
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
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曾
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
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
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
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
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
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編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別

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
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
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
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
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
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
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
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
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

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編始也編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

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螽辭不受宰相馮道卽徙居儉爲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稅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

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稅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稅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泄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旣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

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卽罷
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
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
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
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
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
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襜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
執籥右秉翟執燾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
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縉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
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

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
一大鼓一金鐔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
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
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
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
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
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
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
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稅以風痺改太子
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

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
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祕書
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
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
丞承旨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
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
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
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

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
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卷五十五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盧文紀傳累遷太子少保○少一本作太

馬允孫傳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至一本作幸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

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誼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

將何以待之疑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勅十餘
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
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
鄭王卽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
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
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卽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
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
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
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
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

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

趙瑩字立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

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尙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爲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鹽鐵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

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
之玉出爲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
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
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
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
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
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
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
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諂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
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

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王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爲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卽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尙書莊宗卽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尙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尙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尙書判太常卿

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陰王旣而
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
崩乃止因其故壠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
立廟追諡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
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
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爲梁
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
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
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
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

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吝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亮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

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堯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堯見殺守光怒堯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堯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寃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

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餒薊刺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秃餒見殺薊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薊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

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
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
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
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
喜佗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
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
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
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卽發怒
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尙幼欲棄之
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

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
疆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
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
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
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
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秘書監累
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
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
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二云琦有子
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
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徙鄆
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
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
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
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
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
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卽詔罷其役
遷御史中丞改尙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

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
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
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
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
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
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
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
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
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顙北望而呼曰明
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

以割股或旣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干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其爲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尙希仕進卽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戶部尙書晉高祖時爲兵部尙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晉寧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尙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

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尙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駟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叅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

莊宗卽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
祖父年九十餘皆在艱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
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卽位在禮
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
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
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
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
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
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
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

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塹篤勵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沿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爲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爲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堯所當柔私使崧代爲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爲善乃以崧爲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

爲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
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
岌曰吾亦悔之柰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
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崧爲鹽鐵
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
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
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
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
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

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卽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

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
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
祖以崧爲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
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
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
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
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荅棄鎮州崧與馮道
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
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
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

悉有之而崧弟嶼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

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鱗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鱗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爲從事其後張文禮弑鎔自立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鱗爲人利口敢言乃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鱗爲支使莊宗卽位拜鱗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鱗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

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
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牒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
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鱗瓊不復詳考遂補爲
令民卽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
墮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
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
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
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卽位以鱗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
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
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鱗雖不才嘗事莊宗霸

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鱗言事鱗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鱗兗州行軍司馬鱗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卽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猓獠皮一因爲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

顛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鱗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鱗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鱗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卽位拜鱗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

征代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
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
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
與脩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
夫給事中復爲脩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儼等同脩
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
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
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錠
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
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

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

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特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

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矚寃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

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爲吏部
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
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
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
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
祖卽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
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
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
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脅引郭子儀

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
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
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
京師以疾卒

裴暉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
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暉出於
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
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暉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
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

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
太子太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肩孫桑維翰皆
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肩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
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
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
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
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
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
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
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
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
裕爲之入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
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
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
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
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
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

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
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
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
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
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
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贇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
為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
宗時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為海風
所颺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

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
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乃惻然許之
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
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
義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
琪琪爲之稱譽薦爲卽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
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
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
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

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順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

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歷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

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立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立之五星二歷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歷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潤愈甚臣輒合二歷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歷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

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
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
父溫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
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
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
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
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
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
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

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
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
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
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
疾卒

五代史卷五十七